



马克思主义 哲学体系研究

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

下

杨 耕 ————— 主编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YSTEM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Basic Problems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大项目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Philosophical System: **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Basic Problems

下

杨 耕 —— 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
杨耕主编.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7

ISBN 978-7-220-11379-6

I. ①马… II. ①杨…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89537 号

MAKESIZHUYI ZHAXUE TIXI YANJIU LISHI YANBIAN YU JIBEN WENTI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研究：历史演变与基本问题

杨 耕 主 编

出 版 人	黄立新
执行组稿	章 涛
责任编辑	段瑞清 王卓熙 叶 驰
封面设计	张 科
版式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韩 华
责任印制	李 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5mm×240mm
印 张	40
字 数	573 千
版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11379-6
定 价	198.00 元（上下册）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主编简介

杨耕，1956年生。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哲学）组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学部委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

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先后出版学术著作15部，代表作为《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解读》、《危机中的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现代阐释》、《重建中的反思：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7项；先后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国家级奖8项。

内 容 简 介

本书通过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历史考察和逻辑分析，说明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特征，分析了苏联、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反思与重建，从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认识论、价值论等多维视角阐述了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问题，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哲学的理论主题从“世界何以可能转向人类解放何以可能”，从“认识世界何以可能转向改变世界何以可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就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特征是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高度统一，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统一，应以“实践”为基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实现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体化”。

下 篇 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问题

第十三章

实践本体论的建构与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 333

- 一、本体论的存在及其意义 / 334
- 二、本体论的“实践转向” / 337
- 三、实践：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 / 341
- 四、限定中的超越：实践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质 / 347
- 五、实践：世界二重化的基础 / 355
- 六、实践：现存世界的本体 / 361
- 七、对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理解的两种模式 / 367
- 八、主体性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 373

第十四章

重建唯物主义历史观 / 381

- 一、实践：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范畴 / 381



- 二、历史认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生长点 / 388
- 三、现实的个人：人类历史的前提与产物 / 394
- 四、交往在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 403
- 五、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社会有机体 / 417
- 六、社会历史进程与自然历史进程的“相似”性 / 426
- 七、历史规律的形成与特征 / 437
- 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 / 443

第十五章

重释唯物主义辩证法 / 451

- 一、辩证法的“实践转向” / 452
- 二、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 / 458
- 三、人类存在的矛盾与实践的内在矛盾 / 462
- 四、本体论批判的辩证法及其历史 / 468
- 五、本体论批判与“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 477
- 六、辩证法的实践“原型”及其理论抽象 / 482
- 七、恢复自然辩证法的本来面目 / 488
- 八、作为思维方式的辩证法：逻辑起点与基本规律 / 491

第十六章

重构唯物主义反映论 / 500

- 一、意识及其与语言的关系 / 500
- 二、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 / 508
- 三、认识活动中的实践反思方法 / 515
- 四、“从后思索”：认识历史的根本方法 / 524
- 五、反映和创造的统一：认识活动的本质特征 / 530
- 六、感性具体、思维具体和实践理念：认识的过程 / 536

七、思维的建构和反映论的重构 / 540

八、思维对存在的反映：方式、尺度和取向 / 548

第十七章

价值论的探求与建构 / 557

一、价值关系：本质上的利益关系 / 557

二、价值评价：认识的特殊形式 / 563

三、价值原则：人类活动的基本原则 / 571

四、人的价值：创造价值的价值 / 575

第十八章

“拒斥形而上学”与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 581

一、“拒斥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 / 581

二、以“实践”为基础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 / 586

三、以“实践”为基础实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一体化” / 594

参考文献 / 600



下 篇

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的基本问题

实践本体论的建构与主体性原则的确立

从哲学诞生的那一天起，人类就执着地追寻着世界的终极存在，追寻着人生的终极意义，本体论也因此哲学中处于基础性和根本性的地位。本体论同哲学相依相随，只要哲学存在着，本体论问题就不容回避。传统本体论奠基于“万物皆有根据”这一“充足根据律”原则之上，它所追问的最高根据就是最高存在者，终极根据乃终极存在者。因此，要消解传统本体论，就要消解这一“充足根据律”，把根据解释为存在，把存在解释为根据。问题在于，在人的活动范围之外，“存在甚至完全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去理解存在，即把存在理解为人的存在，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本体论又是与主体性原则密切相关，甚至融为一体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就是人的存在，其本体论就是实践本体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一、本体论的存在及其意义

本体论的存在同人的本性有着深刻的关系，或者说，本体论的深层根据就在人的活动及其本性之中。人是实践存在物，实践本身就具有否定性、超越性，总是力图摆脱现实条件的限制，按照人本身的发展为坐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正是这种生存方式决定着人总是力求在终极性的层面上探究世界的奥秘。人类思维总是力求把握多样世界的共性，因而具有普遍性；总是力求触及有限世界的无限性，因而具有终极性；总是力求透视现象世界背后的本质世界，因而具有本体性。作为人的活动及其本性追求的理论表现，本体论就根源于这种普遍性、终极性、本体性之中。

本体论是不可否定或放弃的。人类之所以孜孜不倦地追求诸如存在、自由、上帝等非经验所能解决的问题，正是本体论实际存在的事实证明。没有本体论，哲学就无法在理论上表述客观实在，就无法在体系上完成自我同一。可以说，没有本体论就没有哲学。“一切形而上学的思想都是存在论（Ontologie），或者，它压根儿什么都不是。”^① 我们可以不赞同某一具体的本体论，可以质疑某种本体论的合法性，但我们无法回避或绕开本体论，对其他哲学问题的解答不能没有本体论的基础和立场。

亚里士多德提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由其所出的本原，而“全部本原的共同点就是存在或生成或认识由之开始之点”^②。所谓“原”，就是事物最初的生成以及所动变的来源，就是事物的所由成，或所从来，或所由以说明的第一原因。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第一原因的追问是哲学的本性，本体论因此成为“形而上学”的核心。换言之，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本体论结下了不解之缘。

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不是把现象背后的超感性的实体看作是万

^① 《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764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

物存在的根据，即本体，把追求现象背后的本体看作哲学的任务，而是力图在现象本身中寻找本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本体世界不是从现象世界中超拔出来的，从世界之外去寻找一切存在者的终极原因，只能是徒劳；事物的根据和原因就在于事物自身，存在与存在者相互包容、浑然一体，原因不在事物之外，而在事物之中。因此，终极原因仍是一个“实体”，是第一存在者。“所以我们探求的就是原因，即形式（因），由于形式，故物质得以成为某些确定的事物；而这就是事物的本体。”^①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持批判态度，认为亚里士多德遗忘了“存在”。在海德格尔看来，决定一切存在者的最终根据应该是处于存在者背后的“存在”，事物的终极原因是不在场的“存在”，使一切存在者在场的根据恰恰就是不在场的“存在”。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建立起一种新的本体论，即“基础本体论”。这种基础本体论首先把存在理解为人的存在，把人理解为存在借以展现的场所和情境，认为人和世界都不是具有固定本质的现成的东西，作为“此在”的人，首先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的，相反，人首先在行动中领会存在，即生存，人和世界的一切本质规定都是在人的行动、人的存在的展开中获得的。只有“从存在本身方面来规定人的本质”^②，才能克服传统本体论。

海德格尔认为，二千多年的西方哲学所思考的存在实际上只是存在者，存在被当作存在者来追问，存在本身却被遗忘了；存在不能以“是什么”来追问，存在不是某种东西，也不是抽象出来的共性，而是不可言说的，因为你一旦说出某种存在，如物质、神、精神等，它就成了某种具体的存在者，而不是存在本身了；作为一种充满激情的“思”，哲学就是“思”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意义，而人本身乃是一种“思”着的存在，人们所“思”的存在是“最普遍的概念”，同时又是“不可定义的概念”、“不言自明的概念”。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的确是“另类”本体论。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62 页。

②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389 页。



如果说海德格尔在批判传统本体论的同时，又建构了一种新的本体论，那么，维特根斯坦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则彻底否定了本体论。从总体上看，维特根斯坦是借助于“语言学转向”来否定本体论的。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观点，传统本体论对感觉世界和超验世界的划分，使哲学研究沉湎于对概念体系的构造，实际上，包括本体论在内的形而上学问题和陈述都是伪问题、假陈述，本原、理念、始基、存在、本质等超验的本体论词汇都是无意义的，应当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予以彻底清除。然而，这只是维特根斯坦的一厢情愿。语言问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与世界、语言与存在的关系，因此，本体论问题总是在哲学家的思想深处涌动，不可能在哲学研究中被彻底清除。正因为如此，本体论的存在及其意义在另一些分析哲学家那里不断地被反省，并得到了肯定。

蒯因明确肯定本体论在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认为任何理论与学说都不可能回避本体论，都有坚定而明确的“本体论的承诺”（ontological commitment）：“一个人的本体论对于他据以解释一切经验乃至最平常经验的概念结构来说，是基本的。从某一特殊概念结构内部来判断——此处如何可能下判断呢？——一个本体论的陈述不需要任何单独的证明，这是不待言的。”^① 蒯因把本体论简化为“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的问题，主张通过使用现代逻辑学中的“量化变项”，即带有量词、有量的约束的变项对“何物存在”作出本体论的许诺。“为了使一个理论所作的肯定是真的，这个理论的约束变项必须能够指称的那些东西，而且只有那些东西才是这个理论所许诺的。”“存在就是作为一个变项的值。”在蒯因看来，这是“检验某个陈述或学说是否符合先前的本体论标准”^②。这就确定了“本体论承诺”的标准。

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在现代西方哲学可谓独树一帜，他在否定本体论的分析哲学中肯定本体论，说明了本体论在哲学研究中的不可或缺性。

① [美]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 页。

② [美] 蒯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第 13、15 页。

尽管蒯因强调“本体论承诺”是在语言使用中做出的，是指一种理论和学说在本体论上承诺“何物存在”，而不是指传统本体论所指的确有某物存在，以及世界上到底有何物存在，但是，这种“本体论承诺”表明，哲学无法摆脱本体论，哲学家在进行“形而下”的语言分析时，必然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这种具体分析，陷入“形而上”的思考和追求之中。换言之，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消解了传统本体论，但它又绕不开本体论。

二、本体论的“实践转向”

马克思的本体论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也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不是所谓的世界的“终极存在”，也不是那个所谓的“不可言说”的“存在”，而是“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以明确的语言把新唯物主义本体论与旧唯物主义以及唯心主义本体论的本质区别表述出来：“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的权威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体现在认识论之中，而且搏动于自然观、历史观以及辩证法之中：在自然观中，实践构成了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分化和统一的基础，从而扬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二元对立；在历史观中，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的本质，是“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二位一体”的基础，从而消除了物质的自然和精神的历史对立的神话；在辩证法中，实践构成了自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分化和统一的基础，实践本身就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从而使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然辩证法与历史辩证法之间达到了真正的和解。因此，马克思不仅从客体的形式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更重要的，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并“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从而真正理解“对象、现实、感性”何以成为这样的存在，并创立了一种新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看，马克思是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本体论，尤其是对黑格尔本体论的批判来否定传统本体论，建立实践本体论的。由于黑格尔哲学是传统哲学的发展顶峰，黑格尔的本体论是传统本体论的集中体现，所以，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及其本体论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整个传统哲学及其本体论的批判。

黑格尔是以抽象化的人类理性——绝对精神——作为世界本体的。按照黑格尔的观点，绝对精神经过自身逻辑阶段的否定性发展，外化、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尔后再经过人的意识的否定性发展达到自我意识，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的本质，认识绝对精神本身。这样，绝对精神通过概念的展开、外化、发展，最后又扬弃全部外化、异化回到自身，实现自我。黑格尔实际上是把本体论的演化归结为逻辑范畴的自身运演，历史被看作是“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是“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①。“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②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以为世界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思维中发生的一切，“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③。实际上，“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1页。

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①

“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② 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对传统本体论的批判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从“理论批判”走向“实践批判”，只有消除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矛盾和异化才能真正克服传统本体论的弊病。由此，马克思把对传统本体论的理论批判延伸到对现实生活的实践批判，从而实现了本体论的实践转向，建构了实践本体论。传统本体论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实践本体论则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的存在，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从而使本体论从“天上”来到“人间”，使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得到了本体论的证明。

任何一种哲学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本体论，至少有“本体论承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有自己的本体论。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过本体论问题，论述了“本体论的证明”和“本体论的规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本体论的肯定的问题”，认为“人的感觉、激情等等不仅是在[狭隘]意义上的人类学的规定，而且是真正本体论的本质（自然）肯定”。“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③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集中论述了人的存在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本体论问题。卢卡奇正确指出，马克思没有写过专门的本体论著作，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最终的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是纯粹的本体论”^④。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传统本体论，但没有抛弃本体论，这如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了传统哲学，但没有抛弃哲学一样。如果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抽掉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失去了立论的根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0页。

④ [匈] 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上卷），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页。